

碎月亮

刘延庆 著

栗蓬儿出生在冬至

白昼很短，天说黑就黑

碎月亮

刘延庆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碎月亮 / 刘延庆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26-5726-7

I. ①碎…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4393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6 开

印 张: 32.75

字 数: 498 千字

印 数: 2045

版 次: 2018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726-7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楔子

栗蓬儿出生在冬至，白昼很短，天说黑就黑，产房里要求添灯火，爹点亮油灯要端进去，他的哭声就炸响了。

再次添丁，全家欢喜。爹的快乐自不必说，爷爷嬷嬷也十分高兴，他们在等候儿媳分娩的时候双手不闲，已经包齐了冬节饺子。那年运势好，小日本投降，大秋庄稼丰收，日子有了盼望，饺子个个皮薄肉厚，齐齐整整地排在盖垫上，犹如精气饱满的兵丁列队，见出两位老人的勤勉、喜悦和精细。爷爷嬷嬷的身体已不很康健，并不繁重的劳作，他们就觉得疲乏，不得不倚靠着平垒在炕梢的被垛接受爹的报喜。爷爷嬷嬷需要爹来禀报，尽管他们得到消息与爹差不多同步。

爷爷嬷嬷住在东屋，西屋是爹娘的住处，此时兼作产房，两间住室中间只隔堂屋。堂屋里有东西两台锅灶，由姐姐玉椿和哥哥玉楸分别把守，灶底火烧得旺，窗纸糊得密实，屋外寒风呼啸，两间屋子里都很暖和。在热乎乎的炕上听过爹的喜报，爷爷嬷嬷觉得分外舒坦。

爹恭恭敬敬地站在炕前，等候老人发话。

又是大喜，好。他母子平安，好。爷爷沉思片刻，说，叫栗蓬儿吧，就叫他栗蓬儿；官名，满月的时候我再给他。

爹看嬷嬷，嬷嬷不接他的眼神。爹明白了，嬷嬷也许心里并不赞同，但她认可爷爷的命名。爹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不过，爷爷的话是违抗不得的，爹也无意违抗，他爱怜地抚摸着儿子毛扎扎的胎发，把“栗蓬儿”转告给娘的时候，语气很是轻松。

娘很不乐意，对公爹的专断颇为不满。娘的如意算盘，是公爹继续保有为孙子辈起官名的专权，而将起小名的权力赐予儿子或儿媳。她已经想好了预案，为小儿子起个寓意壮实或大气的名字，牛羊犬马是首选，河岳山川做后备，借以为他争个平安康健和有出息的吉兆。而栗蓬儿，是板栗吐出栗仁后剩下的干瘪壳斗，没模没样不说，还硬刺蓬蓬，尖利如针，是百无一用的废物，怎么能作孩子的小名？娘想了想，觉得这个不中听的名字与窗外堆放

的栗蓬儿有关，爷爷必定是看到了那堆东西，顺手拿来给了呱呱坠地的婴儿。她觉得气闷，便把不快发泄到爹的头上。

都是你！谁让你弄那些栗蓬儿回家的？除了扎手，它还能做什么！

蓝布缠头，虚弱而疲乏的娘说。

那堆栗蓬儿是爹做事总图轻省的铁证。爹原是要去南原把棒槌茬弄回来充实柴火垛的，活儿并不苦重，但刨掘土地里的棒槌茬也需要费一番工夫，他又惦着产房里的事，就推着小车上了东坡。那里生长着很多栗子树，栗子早已收果儿，蓬壳儿散落满地，有勤快的庄户人觉得手痒，就把它们拢成大堆免得碍脚，爹看在眼里，撮满一车运回家，为此受到娘的好一顿埋怨。

谁说没用？不能用来烧火么！我推回来就是要烧火的。爹争辩说。

娘说，全马家铺，谁家拿栗蓬儿烧火？那又不是柴火。

别人不烧我就不能烧么？爹说，我把它当柴火烧给你看。

为了证明栗蓬儿的燃烧效能并不亚于棒槌茬，爹勇敢地用木锨撮起一些送到堂屋，赶开灶前四岁的儿子玉楸，用火钳夹住栗蓬儿送入灶坑，并与九岁的女儿玉椿各自拉动风箱。风箱拉杆的频率提高到没法再高的程度，灶中风声大作，火势熊熊，经雨见霜，还留有潮气的栗蓬儿哗哗剥剥炸响。父女俩稍一松懈，滚滚浓烟倒出灶坑，呛得爹和玉椿鼻涕眼泪流个不停。玉椿不敢离开，只顾侧头擦眼泪。爹不得不放弃演示，丢盔卸甲地跑出屋门，在阔大的天井里咳弯了腰。

爹的狼狈之状让娘很解气，她开心地笑起来，是那种窃窃的笑，很快活，但笑声压得很低，不能让对门的公爹和婆母听到。笑过了，娘的心情大好，便原谅了老人和丈夫，她把奶头塞入儿子急切寻找的嘴巴，说，“栗蓬儿”好，咱就叫栗蓬儿。

太平日子没过几天，时局又乱，天下鼎沸，跑反、饥荒、旱涝灾害接踵而至或联袂而来，马家铺一夕数惊。但在动荡年月里来到这个家的栗蓬儿是幸运的，他得到了爹娘格外的爱惜。娘的身子骨壮实，奶水充足得有如汨汨流淌的泉水，浇灌得他肥头大耳。两岁的栗蓬儿开始加吃粮食，并非特意为他做的精细食品，却比玉椿和玉楸的吃食高出一等，是享用与爷爷嬷嬷同样的尊贵品味。一般来说，栗蓬儿紧挨上座的爷爷，可以自由点取饭桌上祖辈

的专供，但娘的乳房仍然提供给他无与伦比的养分。栗蓬儿长势很好，胖嘟嘟的脸，胖嘟嘟的身子，胖嘟嘟的手脚，爱说爱笑，总在大人的逗引和夸奖中喋喋不休。他以娘为中心，鼓足圆滚滚的肚子绕着圈儿奔跑。他的活动半径很小，总在娘的视线之内，或者说娘总在他的视线之内，偶尔离开娘远一些，也走不出天井。

“天井”，是马家铺对家庭院落的称呼，就其辽阔平坦而言，栗蓬儿家的天井堪称全村第一。前几年西厢房在风雨交加中倒塌，闪出大片空地，望出去全无遮拦直到落甲河。爷爷和爹请来乡亲，将天井推出一丈多远，两版夹土，石夯起落，合力筑起土墙，使其更显得宽敞豁亮。正房门前一条砖墁的小道把天井东西分开，斜刺里通向西墙尽南头的大门，那是栗蓬儿跑动的最远距离。他很少出门，即使在娘的鼓励下偶尔走到大门外，稍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跑回家，神情紧张地钻进娘的怀里。倒也去过村外，那是娘忙得没工夫看他，暂由姐姐玉椿代劳。玉椿是体贴父母的闺女，拧洋槐花背着栗蓬儿，到河滩割猪草背着栗蓬儿，下地拿豆虫也背着栗蓬儿。栗蓬儿胖，重得像秤砣，玉椿的两手在身后十指紧扣托着弟弟，重重的栗蓬儿坠弯了她的小指头。姐姐还得唱着曲子哄栗蓬儿，把饶舌的小弟弟哄进梦里。酣睡中的栗蓬儿趴在姐姐的背上，他的口水往往流入玉椿的脖颈，在毫无知觉中被姐姐轻轻放到炕上。

美好生活又持续了近两年，仍然离不开娘奶的栗蓬儿开始惹村里人关注。娘不时提醒小儿子，奶水不可以一成不变地吃下去，像你这么大的孩子，没有吃奶的了，再吃奶是要被人笑话的，人家就在笑话了，我要断你的奶了。但栗蓬儿并不觉得吃奶有什么不好，也没听出娘的话里有话，以为娘在吓唬他，断奶是很遥远或者不可能的事。

好光景不能永远延续，它在一个晴朗的秋日戛然而止，娘断然推开扑到怀里要奶吃的栗蓬儿，掩紧大襟，说，起开。

残酷的变化使栗蓬儿不知所措。娘的奶水是他赖以成长和获得快乐的源泉，吃娘的奶天经地义，凭什么娘突然黑下脸来不给吃了？他委屈得不得了，觉得天塌地陷，缠着娘死活要奶吃，不然就拒绝吃饭，甚至撒泼打滚儿，哭闹得全家不宁。嬷嬷把娘叫到东屋，十分和蔼地要求宽限栗蓬儿几天，比如

再奶他一句。嬷嬷说娘是个明白事理的儿媳妇，断奶之举近于英明，但栗蓬儿震天动地的哭闹让做嬷嬷的她实在烦透了。你再给栗蓬儿吃十天奶，就十天。嬷嬷说，缺了这口奶水，栗蓬儿怕是要饿出毛病来。

倘若同样的话从公爹嘴里说出，娘也许会乖乖地听从，哪怕心有不甘，但出自婆母之口，娘打心眼里不想顺服。在娘看来，养育儿女是她的，也是天下所有娘亲的分内事，决定着儿女的有无出息和优劣高下，也最能见出娘亲的人品、识见以及作为，而教育孩子，婆母十足是个失败者。娘认为，爹的种种不成才的行迹，全是嬷嬷溺爱和纵容的结果，她根本不具备启导或训示的权威。所以，嬷嬷的斡旋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起了娘的警觉。

身材矮小、性格懦弱的嬷嬷实属勤劳吃苦的人，相助爷爷把全家料理得风调雨顺。但嬷嬷的致命弱点是溺爱孩子，准确地说是溺爱儿子，也就是说，溺爱爹。她只生养了一儿一女，即爹和他的姐姐也就是栗蓬儿的大姑。大姑虽是头生，毕竟是女孩儿家，顶不得门，立不得户，入不得族谱，到头来要赔上嫁妆嫁到不知哪里去，随夫婿姓字的，本不值得看重。待她，嬷嬷并不很上心。爹的降生改变了嬷嬷的生活也改变了她的性情。她把爹当做祖宗般供奉，等闲不允许别人染指。只要事关爱子，原本通情达理且脾气随和的嬷嬷立马变成母老虎，任谁也动不得儿子半分，即使她平日里百依百顺的爷爷。有一件事足以证明她明火执仗般的蛮横。

爹十五六岁时，屡屡与他的狐朋狗友躲到见不得人处推牌九，输赢倒也不大，斗筲^①出入而已，但即使是大富之家也经不起日复一日的淘洗，而自己的家境还称不上很富有。再说，赌博终究是邪僻之性，实属庄户人家容不得的大毛病。

鉴于爹屡教不改，爷爷下了狠手，要杀杀他炽热的赌性。他将爹拖回家，用麻绳捆翻，绑在西墙边那棵粗大的梧桐树上。爷爷生怕被嬷嬷发觉，激起她凶悍的护驹子本性，自己的惩戒计划会被搅浑，要赶在她发现之前把一应训诫程序走完。时间紧迫，爷爷迅速将另一条麻绳绾几个来回，成为尺半长

① 斗筲：斗与筲均为容量器具，此处以喻数量微小。作者注，全书同。

的褡儿^①，搥到水中浸过，很沉实，攥在手里，有类多股麻绳攒集而成的粗重鞭子，在儿子身上轻轻试抽了几下，声音不大却让爹很受用。

爹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哆嗦如筛糠。他知道大杖则走的古训，很想即刻遵行，无奈走不脱，又不懂得讨饶，只有战战兢兢听爷爷教训的份。他的种种劣行被爷爷一一点出，比如不务正业，喜欢不入流的东西，对京戏贪恋到出格，为此公然逃学，尾随着某个戏班子过足戏瘾，晃荡半月之久才回家；比如擅自跟人进犸虎岭打野物，爷爷吩咐他锄谷地，他竟敢浮皮潦草应付过去，地皮也未见松散，杂草由是疯长……都是败家的典型征兆。不过，上述行为之恶劣，比起赌博，都属小巫见大巫。爷爷数点嗜赌的罪过，从可能的输掉家业到必定的败坏本性，从村史里赌徒的悲惨下场到当下几个小混混的可怕将来，有理有据，义正词严，滔滔不绝地讲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不但受训者汗水淋漓，教训者也口干舌燥。后来爷爷收住口，倒了碗温水喝下，准备动大刑。

为了让爹心服口服，爷爷庄严地问爹，现在，这蘸了水的绳褡儿要打到你身上，你自己说，该也不该，你认也不认？

被捆绑的爹不知道回答“该”“认”还是相反，他知道的是，无论回答什么，那因为蘸了水而抽到身上格外疼痛的多股绳子，今天是躲不过去的，索性硬了头皮，充一次不怕打的好汉。他低下头，绳褡儿高高扬起。

大门被突然撞开，从街上碾米回来的嬷嬷看到了这恐怖的场面，接下来的事情最合爹的心意而让爷爷无可奈何。嬷嬷撤下簸箕、小笤帚和盛满谷米的筛子，扑到梧桐树下，干瘦的身体遮住爹，勇敢抵挡并迅速抢夺即将落下的绳褡儿。惊悲交加的嬷嬷并没有说话，她不是很会说话的人，她用不讲道理的方式搅黄了爷爷大讲道理的暴力庭训。

爹年少时的诸种不良德行，尽管在娶妻生子后改掉了若干，但想彻底改变也真难，诚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脱胎换骨只是传说罢了，爹怎么可能完全放弃那些让他痴迷到丢魂儿的快乐。爹的远房哥哥全家迁徙济南府，开始时，无偿地让爹在他家的地亩里春种秋收，后来索性将地亩归在爹名下，

① 绳褡(kuì)儿：麻绳被绞成圈状，闲置时便于悬挂；此处爷爷将其用作刑具。

然而，到栗蓬儿出生的年月，爹已经把家产踢蹬得十去其半。这里固然有兵连祸结及嬷嬷久病的因素，他的好耍闹、不成器，却是家境一年不如一年的主要缘由。想到爹的毛病是怎样的令人讨厌且痼疾难除，娘每每痛心疾首，随之必然追根溯源。一旦较真，扯起秧子带出根，追究到嬷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娘温婉却坚定地回答她的婆母说：

娘，你不必操心，栗蓬儿不会有事，饿不坏他。你老安心养身子罢。

栗蓬儿再也没得到娘的奶水，不仅如此，娘还把他从与爷爷嬷嬷等高的饮食地位上一拉到底。他不得不与玉椿和玉楸吃同样的棒槌煎饼，同样的秫秫粑谷^①，同样的小米稀粥，同样的地瓜干，有时也同样吃糠咽菜……总之，被迫取消母乳及特供，降尊纡贵的栗蓬儿吃的与哥哥姐姐毫无二致。这小子胃口大减，扒几口饭就放下碗筷，再也没有了往常的旺盛吃相。不久，胖墩墩的栗蓬儿像被抽去了汁液的小树，萎蔫下来。他的皮肉松弛，神情由倦怠发呆到萎靡不振，整日病怏怏的，终于在某个晚上病倒，发起高烧，满嘴燎泡，还说胡话，尽些渴求奶水的呓语。

爷爷请马家铺自学多年而尚未成才的马天佑来看看。

马天佑好读书，天地阴阳都有涉猎，最喜欢读医书，据说懂医理也懂药理，却很少出诊，现在被族叔延请诊治病人，立马赶来。他有模有样地行过望闻问切等所有程序，之后说，看不懂栗蓬儿的症候，似乎也没什么症候，弄不明白这小东西究竟得了什么病。然而，不管患什么病，浑身滚烫是万不可以持续下去的。他不过是个业余郎中，没有底气开药方。不过，他有比药剂还顶用的好方子。马天佑说他家里珍藏着些许黄连须子，愿意无偿提供，用来医治病孩。用法是每次放入燎壶^②半钱，煮水给栗蓬儿喝。这汤水很苦，如果喝不下，可加半钱甘草同煮，药效并不减弱。马天佑说这是最后的诊治。倘若喝下苦汤水的栗蓬儿仍无起色，自己就别无良策了，最好抱他到桥头镇请正牌医生看，或赶紧送苍蒲县城去找大医院的医生。

爹听得不忍心，嬷嬷开始抱怨，说栗蓬儿的病全由娘的狠心断奶引发。

① 粑谷：玉米（棒槌）面或高粱（秫秫）米面做的贴饼子。

② 燎壶：当地烧水的黑色铁壶，壶身瘦而高，提梁亦瘦高。

亲娘亲娘，天下最亲的是娘，连奶水也不给儿子吃，心肠这么硬，哪里还有亲娘的模样？简直比后娘还狠心。爹把老人的话婉转地告诉了娘，说他的意思与嬷嬷的并不完全相同。不过，此时不比往时，正是要紧的关口，是不是暂时开戒，即重新喂栗蓬儿奶水，等儿子病愈之后，再重启断奶大计？

你们娘俩儿都少管，栗蓬儿别想再吃一口奶。娘说，我不能让他跟你似的没出息。

爹差点儿被呛个跟斗，再也说不进话。娘半步也不退让，她把爷爷嬷嬷和爹统统摒除在外，独自担起看护栗蓬儿的职责。娘按马天佑的半吊子医嘱，不断喂给儿子加入黄连须子熬煮的汤水，喝不下就捏住鼻子往喉咙里灌，这种苦得难以下咽的药水替代娘的奶水，源源不断地进入栗蓬儿的身体。为了尽快降低体温，娘无师自通地把白手巾在凉水里浸透又拧干，不断敷在儿子的额头，并用来擦拭他的脖颈、后背、腋下、膝窝和脚心。

娘没白没黑地守护在栗蓬儿身边，饭食是顾不得料理了。疑惑与忧虑交加的爹指挥玉椿和玉楸烧火做饭。多亏女儿玉椿，平日里跟娘学习的厨艺此时派上了用场，显示出女孩儿的早熟和有用。其实也无所谓厨艺，农家的饭菜，样式简单但可口，并不需要费很多气力和心思。不过，当萧规曹随的玉椿把像模像样的饭菜布到堂屋里的矮桌上，随手摆放好马扎，很有礼貌也很有章法地请爷爷、嬷嬷和爹来就座的时候，爹的眼里满是赞许。

栗蓬儿的体温由居高不下到忽高忽低，没有规律可循，人整个儿昏迷不醒。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持续了三天三夜，娘守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凌晨，熟睡中的爹被鸡叫惊醒，他推推围护在栗蓬儿身边打盹儿的娘，说，天要明了，你闭会儿眼，我来守着他。

娘侧耳听了听，说，“春三秋四冬八遍”，这才是头遍鸡叫，时辰还早，今天你得到桥头集卖秫秸，你再睡会儿。

爹说，反正我也醒了，索性就不睡了，天明就推车送过去，赶个早集，也许一下子就出手了。还是我来看吧，不定栗蓬儿就醒了呢。

困乏之极却硬撑着的娘打着哈欠说，天可怜见吧。

就在此时，爹娘听见栗蓬儿说，饥困。

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贴近了儿子的脸说，栗蓬儿是你说的么？栗蓬

儿你再说一遍。

饥困……

犹如听到天籁之音，喜极而泣的娘顾不得抹眼泪，与爹抢着说点灯，手忙脚乱，珍贵的洋火在炕沿上几度擦不出火花。

苏醒过来并迅速痊愈的栗蓬儿一改旧观，完全忘记了娘的奶水，食欲旺盛无比，粗细不论，荤素全收，饭量大得不得了，差不多吃两个同龄孩子的饭，且好像永远吃不饱、吃不够，刚刚塞满肚皮，到村里跑个来回，转眼就嚷着要东西吃。娘不无忧虑地说，栗蓬儿你莫非是直肠子？怎么连消化食儿的工夫也省下了呢？又说，这么吃下去，咱家要让你吃穷的呀。

令人惊讶的是，似乎总是在吃的栗蓬儿非但没有肥胖，反倒逐渐瘦了下来。不出一年，曾经的臃肿胖子变成了干瘦而精壮的五岁男孩儿，圆眼睛，蒜头鼻，阔耳朵，乱发蓬蓬，嘴大到五官不成比例，常常在饥饿难耐而饭菜供不上趟的时候将拳头塞进去吸吮以暂解饥饿感。这是他贪婪吃奶的神经性再现，让大家惊讶且好笑。

栗蓬儿的变化不止于此。娘明显地察觉到，栗蓬儿不再亲近她。曾经对娘百般依赖，粘在她身边须臾离开不得的儿子不见了。眼下的栗蓬儿从不主动接近娘，对娘的召唤的反应，总是慢半拍，且怠答不理，略怔一怔，掉头跑开，做自己喜爱的事去，无非是扑蚂蚱、粘知了、嚼草根、打木茧、跳房子、放风筝、抓泥鳅、照螃蟹、挖河蚌。后来，就跟着比他大得多的孩子，爬树、上房、翻墙、舀水、戳老鸽巢、捅马蜂窝、烧荒火、捉长虫、追疯狗、打野仗……不时有家长领着被打伤的孩子找上门来，声讨栗蓬儿出手凶狠且不讲情面，结果无一例外，都是他被爹娘当着仇家的面痛打一顿了事。

早几年，爹从大姑家抱来一条几个月大的黄狗家养，因为它两肩各有一块大小对等的乌青色圆斑，爹给它起名“二青”。栗蓬儿与二青的亲近远远超出与娘的，恨不得夜里抱着它睡觉。村里的狗多是吃屎的，栗蓬儿却死活不让二青吃，拗着劲儿把家里的残羹剩饭留给它。二青也格外和栗蓬儿亲，不是引着他乱跑，就是跟着他乱跑，滚作一溜烟尘。娘还发现，栗蓬儿变得不多话，总是不声不响地跑来跑去。从来听不到他哭，而但凡他笑，多有祸事发生。比如东墙上的神龛，爹偶然说起，那是用不沉水的檀木做成。几天

后，听人说栗蓬儿在簸箕湾耍水，慌忙赶去，见他正极为开心地一次次投掷再一次次捞起，验看撬下来的神龛小门扇是否真的沉到水底。栗蓬儿做弹弓，到处搜求弹兜原料羊皮而不得，忽一日听见他笑声不断，原来他用新弹弓将半熟的桃子打落满地。爹娘赶紧抢过去喝止，而嬷嬷失声叫嚷起来——爷爷珍爱的黑羊羔皮皮袄被粗暴地剪去了一角。恪尽职守的公鸡，不知何时被拔光了长翎毛，模样怪异之极……

最令人不解且不可接受的，是栗蓬儿再也不愿穿鞋。春夏不穿鞋倒也平常，农家子弟，多有打赤脚的。但每到深秋，遍地的蒺藜狗子变得又坚硬又锐利，不亚于铺满山野的小刺雷，个个戳得人脚破，且爱把尖刺留在肉里。冬天的严寒不用说了，没有人敢打赤脚与冰天雪地做对头。但栗蓬儿拒绝所有的袜子和鞋，不论是娘做的布鞋、姐姐哥哥小时候穿过的旧鞋，或者姥爷赶了近四十里路亲自送来的虎头鞋，抑或爹从村里唯一的小杂货铺店主丛其五那里借来，企图让栗蓬儿试穿的黄绿色小胶鞋，他一概拒绝。只要穿上鞋，栗蓬儿就喊脚痒、脚热、脚疼、脚刺挠。起初，娘以为是鞋小脚大，鞋挤脚的缘故，为此一次次测量儿子的脚，用手拃量，用虎口量，用大指量，用小指量，再与鞋比对，并无丝毫差池，两者合榫合卯，且鞋都比脚大出一点儿。娘的计量历来精准，对栗蓬儿的脚与鞋的冲突不和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娘不惜工本，把多层裕褊儿^①摺起做鞋底，千针百纳，底子厚实而软和，鞋帮絮饱了新棉花，做出合脚且适意的棉鞋，鞋面上缀个耀眼的红绒球。娘一改平日里的严厉，做出比爹还要温和的样子，晓以道理，告以利害，诱以美食，劝栗蓬儿听话。

娘说，栗蓬儿你不能光着两脚，光脚要挨蒺藜狗子扎，被豆荏刺，被石头尖儿戳。你看，就要入冬了，你还要长冻疮。冻疮痒得很，难治得很，痒死你。再说，野孩子才打赤脚，多让人笑话。穿鞋吧，栗蓬儿你一定得穿鞋。天下谁个不穿鞋呢？穿上鞋，你的脚就冬夏不怕，还能长得周正点儿。穿鞋的好处太多了。栗蓬儿听话，穿鞋！你要自己不穿，我给你穿上。你不穿也行，过来，让娘好好看看你的脚。

① 裕褊儿：由多层布头儿、布片儿裱糊而成，贴在平板上晒干后，多用来做布鞋。

然而栗蓬儿看出了娘的诡计，并不上当，撒腿就跑。他跟坡兔子^①似的一骑绝尘，让娘很恼怒却无可奈何。

十冬腊月，寒风跟刀子似的，厚厚的棉鞋尚不足以保暖，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停留的时间稍长，就得跺着脚，或两脚轻跳，或互相碰撞，借以让双脚不致冻僵。此时，最扎眼的就是栗蓬儿，并不厚实的棉裤下面，两只裸露的脚轻巧地踏着冻硬了的雪地、冰面，撞拐、疯跑、玩滑溜、打雪仗、抽陀螺，或飞快地拣拾被大风刮落的树枝，有时跟猴子似地爬上大树折取枯柴，挑衅似的双脚上天入地，总会招惹人们的目光，渐而引起马家铺人的疑虑。人们在闲聊之际，有时提到这个野性十足的孩子，口吻近似于谈论一个潜在祸端或未来孽障，大都认定他将会“妨人”。

在庄户人看来，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水往低处走，秋来百草黄，六礼有常仪，岁时有常节，尊卑长幼，高下先后，都须遵时循序，容不得乱来。人过日子也如此，着衣穿鞋正如自然万物四季循环一样平常，这就是常态，常态就是章程，称为永恒也未为不可，万不可以错乱，否则必受惩处。假如错乱规制的人安然无恙，该他承受的惩罚必会加倍施于他人，或尊长或同胞，或亲戚或友邻，抑或不相干的倒霉蛋，总之天网恢恢，绝不落空。一句话，某个人的异常行为导致别人遭殃，就是“妨人”。栗蓬儿冬夏光脚，完全悖于常理，自己没事人似的，正是妨人的不祥征兆，或早或晚，说不定要弄出大乱子，祸延家人乃至马家铺。人们有理由疑虑重重。

而特别引起众人担忧和猜疑的，是栗蓬儿经常与一个神秘而可怕的人混在一起。

这个人是时疯时傻的马长亭，是马家铺一带名闻遐迩的人物。人们提起“马长亭”三个字，总会捎带着说“祸害”，意思很明白，他是个妨人者。一般而论，这话并不冤枉他，疯癫时的马长亭很具攻击性，而一旦回归愣怔呆傻的状态，他就孱弱得不可理喻，每每成为顽劣小儿欺侮和报复的对象，笑骂声随着石子儿、土坷垃突然掷来，这个柔弱胆怯的人根本逃跑不及。他似乎也不懂得逃离，弯着腰，抱着头，绽开花的棉袄棉裤承受着枪林弹雨。此时，栗蓬儿

^① 坡兔子：野兔。

是他唯一的保护者，会随手抄起不论什么武器勇猛还击。

论辈分亲疏，马长亭是栗蓬儿出了五服的九爷爷。他家的北墙就是栗蓬儿家的南墙，大门也开在西边，栗蓬儿经常跑进跑出，这个老鳏夫做的半生不熟杂七杂八的饭，他吃得兴高采烈。他不时跑到犸虎岭与东坡交界处的砾石滩，为九爷爷寻觅和挑选火石。火石是马长亭吃烟必需的引火器具，还是他的玩具，敲击火石是他日日不可缺少的怪诞乐趣。马长亭在南原搂草，拖着宽大草篮子，总有小小的栗蓬儿鞍前马后地忙活，不时用柴棍为疯老九剔出塞满草篮子的干草，以使马长亭能够再次拉动。夕阳西下，一老一小倚着草堆歇息。马长亭熟练地用火镰敲打火石，点燃火绒，淡淡的青烟从铜烟锅里袅袅升起。每当此时，栗蓬儿会与惬意的疯老九一同傻傻地笑。马家铺人看到如此场景，免不了从心里生出些不祥猜度。

日月更替，天下太平，海晏河清的日子过得快，打赤脚的栗蓬儿长到九岁，全家人及马家铺安然无恙，他的怪异之处已经被人看做平常，没有人注意他的脚，也没有人格外留心他。那有什么好看的？一双沾满了泥土、草屑、牛屎马粪或冰雪的脚而已，一个几乎无一日不带伤的野孩子而已，由他去吧。如果不是某个外村人口出不逊，导致娘深感羞辱，他的脚或许会自由自在地永远光下去。

那年深冬，参与马天茂结伴赶桥头镇大集。马天茂是爹的发小和铁杆赌友，天性好茶，以致嗜茶如命。散了集，马天茂偶遇某个瓜蔓子亲戚，被邀请顺脚到家里过赌瘾兼茶瘾，爹自然跟去凑牌局兼打秋风。见面后，马天茂郑重地介绍过双方，那人与爹很有教养地互相拱手过了，说，你就是马天启？久闻大名，久闻大名！

爹很谦逊，连连说哪里哪里，自家的门楼矮，当不起当不起。

那人说，我们这里都知道你，知道你有个五冬六夏不穿鞋的孩子。

爹说，不穿鞋也好，省下了做鞋的工夫。

那人问，你那小子，脚上是不是没长趾头？

你胡说什么！马天茂打断亲戚的话。

我怎么胡说？那个人看着爹说，这四乡八镇的人，谁不说你那孩子长的不是脚，是猪蹄膀，都说不知道要妨谁呢。

此公的话离谱到近似于污蔑，让爹很没面子，而娘最是羞愧难当。这个引起人家如此恶评的孩子，是从她身上掉下的肉，儿子的双脚被妄议，等于在议论她的脚，而娘的脚从来就是她的心病，一直敏感得很。说栗蓬儿的脚非人脚，无异于说她生养的是个怪物，这跟说她是怪物并没多大差别。

给他穿鞋！

深受刺激的娘终于痛下决心。

这年的三九天滴水成冰，正是人不得不穿鞋，不穿鞋就表示甘心舍弃双脚的时节，也是消除栗蓬儿异端行为的大好时机。亲人们决心给野蛮倔强的儿马子套笼头、戴嚼子，从根儿上铲除他“妨人”的可能，至少，削弱人们的种种猜疑。不过，毕竟是血脉相连，大家不愿让这个有违规制的孩子受到太大伤害。反复密谋之后，他们决心实施一个简单的，看似强迫实则最为柔性的计划。

爹取材，娘施工，嬷嬷带病挑灯相助，连夜为栗蓬儿赶制出一双蒲袜。

“蒲袜”是很奇怪的称谓，明明是把蒲草轧扁晒干，巧妙地编织成鞋，偏不叫“鞋”或“靴”而称作“袜”，也许是取其体己的缘故吧，又保暖，又通透，不至于闷脚，应该是栗蓬儿最可接受的鞋了。寒冬腊月，穿起蒲袜，踩踏厚厚的积雪，会发出分外响亮的咔嚓声，是很惬意很中听的。

蒲苇有限，并非每个马家铺人都有穿蒲袜的幸福，玉椿和玉楸就没有这个福气。他们穿的是旧棉鞋，鞋帮里的棉絮已成薄片，导致脚上的多个冻疮又有发作的迹象，娘不得不备好嘎喇油防着。作为老三，栗蓬儿本来不具备穿蒲袜的资格，但他不懂得亲人的苦心，更不懂得感恩，依旧拒绝往脚上套任何东西。无论爷爷嬷嬷和爹娘怎样就穿鞋的春秋大义反复开导，软硬兼施，引诱、劝解、恫吓，甚至示范穿给他看，全然不起作用，栗蓬儿丝毫不妥协。刚刚九岁的小把戏，竟然如此强项，这还了得？再不严加管束，将来必为祸患，乡亲们的疑虑和揣测必将坐实，终于演变到武力解决。爷爷运筹于东屋炕上，娘坐镇指挥于堂屋门口，爹亲率玉楸把满村飞逃的栗蓬儿扑倒在地，抱持回家，顾不得他的拼命扭动和咆哮抗议，几个人按他在炕沿上，把他肮脏的双脚洗干净，迅速套上一双棉布长袜，是娘为栗蓬儿特意缝制的，极为妥帖，之后在外面套紧蒲袜。

这是一双为栗蓬儿量身定做的蒲袜，弃常见的矮帮而取高腰，是爹娘赶制出来的特殊制式，往里面铺进与鞋里儿等长的轧得扁扁的麦秸。粗麻布条千足虫似地缀满鞋腰，是用来捆绑栗蓬儿的腿肚子的。强行穿上蒲袜以后，在他的膝弯下面，用结实的麻布长条缠绕到极紧，跟打箍似的，又像绑腿布，都打了死结。

看你还能怎的！亲人们放开栗蓬儿，在紧张地注视里很有些快意。

从父兄的手臂下解脱出来的栗蓬儿逃出屋外，把所有的呼唤扔在脑后。刚才被五六条手臂摁倒在炕上，他很憋气，十分愤怒。雪片乱飞，在寒冷的风里跑着，脚下的咯吱声没让他感到快乐，反倒觉得脚底燥热，进而两只脚如同被烈火烘烤，烧灼感觉上升到心头，迅速直冲头顶，发茬不长的头顶热气腾腾云蒸霞蔚。栗蓬儿拼命甩脚，使劲掰扯蒲袜，无济于事。他心里烦躁得很，再也不想回家，胡乱地瞎跑，跑上东坡，跑到砾石滩。在那里，他遇到了马长亭。

此时的马长亭生活在常态，穿着勉强盖住脚面的烂鞋，诧异地盯着栗蓬儿脚上的蒲袜，又端详他痛苦不堪的脸，罕见地笑了笑，选定一个边缘尖锐如锋刃的黑色石片，让栗蓬儿坐在桑树溪的土崖上，抱起他的腿，用石刀一丝丝地切割缠绕得极其牢固的麻布条。最后，他让栗蓬儿躺在冰冷的崖顶，双手用力，蒲袜被艰难地脱掉。褪去紧贴肉皮的长袜，如同长虫蜕去旧皮，武士卸下铁甲，又宛若从炽热的火炉中抽出双脚，栗蓬儿顿时轻快无比。赤裸的双脚接触到雪地，清爽干净美妙绝伦的感觉流遍了他的全身。

他与马长亭大笑着在雪野上奔跑追逐，沿着桑树溪跑到高埠，又跑到落甲河。厚雪覆盖下的河堤宛若巨蟒，白鳞白甲，逶迤北去。跑累了，跑不动了，栗蓬儿和马长亭仰面躺下，望着伸向天空的白杨树。树杈上，老鸱窝在厚雪下露出黑色枝条，有老鸱嘎嘎大叫。白茫茫空中飘来的大片雪花落到脸上，清新凉爽之极。后来他们在雪堤上打滚儿，与骡马出力之后必须打滚儿同理；快乐地喊叫，也像极了打滚儿打到惬意的骡马，引颈仰头，嗷嗷嘶鸣。

穿鞋与反穿鞋，娘的坚持与栗蓬儿的反抗，时断时续。为家人的安全计，也为栗蓬儿自身的平安计，至少，为减少和平息马家铺人的疑虑与担忧计，栗蓬儿的脚上必须有鞋。而栗蓬儿以不变应万变，无论谁，只要说到鞋，只

要让他穿鞋，都会引起他的极端厌恶。为此，栗蓬儿的身上经常被娘的笞帚疙瘩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头上的肿包此起彼伏，但是，人人都穿的鞋，仍然没有穿到他的脚上。

栗蓬儿十岁的时候，妹妹六月生了一场绵延半年的大病，差点病死，娘的精力全部放在小女儿身上，身体险些被拖垮，对儿子的惩治不得不无限期搁置。

娘在被迫放弃她的努力以前，实际上已是孤军奋战。对栗蓬儿的脚与鞋的亲疏，爹早就表示不再干预，也就是说，无论娘或栗蓬儿哪一方胜出，他都会认可并为之高兴，但他只作壁上观。爹不是心思专一的人，做事又没有长性，需持久专注并反复做的事，他做做就腻烦了。嬷嬷的罢手缘于自身病重，吃喝都得别人伺候和收拾，自己像尊神一样呆坐或倒卧。娘操持家务本来繁乱，再加侍奉婆母，忙得脚不点地，也没赚到她的一句嘉奖。她看栗蓬儿的脚一天比一天别扭，自身的病却一天重似一天，泥菩萨过江，再也没有精力介入此事。爷爷的退出是最早的。那几年爷爷日渐衰老，思维却日益明晰澄澈。他很智慧地认为，个人的祸福、自家的贫富、马家铺的穷通，与小小的栗蓬儿那双虽然大了一点却并无特殊的脚哪有什么相干。庄户人不过是山野草木，栗蓬儿？栗蓬儿连像样的草木也够不上。家人和村邻的顺逆吉凶自有天定，怎么会猜疑到他的脚？可笑。

爷爷处事虽多专断，却并非保守和顽固的人，他力主玉椿上学，这在把闺女看得无足轻重的马家铺并不多见。因为需要帮助大人照顾弟妹，玉椿只上两年多就退了学，却因为极其刻苦，她摘掉“文盲”帽子，能够看书写字了。暮年的爷爷表现出的通达、泰和与开明，是他的同辈人难以企及的，宛若冬日暖阳般让人周身熨帖。他曾极偏心地宠爱玉楸，亲自为他置办书包、石板、石笔及所有的本子，并耐心督导玉楸读书，处处偏向长孙。但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也让栗蓬儿和六月分享隔辈人的厚爱。为他掏耳绒^①和拿拐杖曾是长孙的专利，玉楸为此在弟弟妹妹面前趾高气扬，此时，爷爷把这两件荣耀无比的差事也赐予六月和栗蓬儿。伏在他身上，六月用精巧的玉耳勺为他掏完耳绒，爷爷总是眯缝起眼睛，惬意地享受小孙女在耳边的轻轻吹拂。娘对

① 耳绒：耳聃。